



十三岁的方小豆站在西安东站检票口，嘴巴噘得能挂个油壶。

暑假刚开始，妈妈就宣布了一个“坏消息”：让他独自坐高铁回商州老家陪爷爷待半个月。方小豆一百个不愿意——他和同学约好了要联机打游戏，要去科技馆看航天展，还要去游泳馆泡整个夏天。可妈妈说爷爷一个人在老家孤单，西十高铁刚开通，二十多分钟就到了，方便得很。

列车缓缓启动，窗外的西安城渐渐向后退去。列车穿过秦岭隧道，窗外一下子黑了。几秒钟后又亮起来，眼前的景色完全变了样：不再是关中平原的一马平川，而是连绵起伏的青山，山脚下是绿油油的田地，一条清亮的河像玉带一样绕着村子转。方小豆知道那河是丹江，他还知道丹江是商州人的母亲河，北京人喝的水都是从这儿去的。丹江水很清，绿莹莹的，像块翡翠。

“商洛西站就要到了，请下车的旅客做好准备。”广播里传来温柔的提示音。这么快？方小豆看了看表，真的才二十四分钟。出站口人很多，方小豆一眼就看到了爷爷。爷爷手里攥着一个草帽，正踮着脚往里望。看见方小豆，爷爷脸上立刻绽开笑容，摆着手喊：“小豆，这儿！”

几个月不见，爷爷好像又老了点，头发更白了，背也有点驼。他快步走过来，伸手接住方小豆的背包：“累不累？走，咱回家。”

爷爷家在丹江边的一个村子里。青砖院墙，木门楼，院子里有棵大核桃树，枝叶茂密得像把大伞。墙角种着指甲花和鸡冠花，开得热热闹闹的。一只黄猫趴在墙头上，看见有人来，“喵”了一声跳走了。

屋里很凉快，爷爷把方小豆的东西安排在西屋，又端来一盆刚从井里冰过的西瓜：“快吃，解解暑。”西瓜沙甜沙甜的，方小豆吃了两块，就掏出平板想玩，却发现刷个视频都得转半天圈。他有点泄气，把平板扔在一边。

“村里信号不好。”爷爷搓着手，有点不好意思，“要不我带你去丹江边转转？”

“不去了，我累了。”方小豆躺在床上，翻了个身。

接下来两天，方小豆过得百无聊赖。手机信号时好

时坏，游戏打不了，视频刷不动。村里的小孩他都不认识，人家一群一群地在河里摸鱼、爬树，他不好意思凑过去。爷爷每天早早出去，回来给他带水煎包、黑糊面皮，变着花样做好吃的，可他总提不起精神。

第三天下午，方小豆在院子里闲逛，无意间推开东屋的门。这是间储物室，堆着旧家具、农具，还有一个刷着黑漆的大木箱子。箱子没锁，他好奇地打开一看，愣住了。

箱子里整整齐齐地叠着各色的皮影，有穿铠甲的武将，有飘着水袖的小姐，还有丑角、老生，一个个色彩鲜艳，刻得精细极了。旁边还有一摞剧本，线装的，纸都泛黄了。箱子底下压着几张老照片，其中一张是年轻时的爷爷坐在白布后面，手里举着皮影，笑得很灿烂。

原来爷爷会演皮影戏？

方小豆正看得入神，爷爷走了进来。看见他翻箱子，爷爷有点不好意思：“都是老物件了，好些年没动过。”

“爷爷，你会演皮影戏？”方小豆抬头问。

“年轻时唱过，走村串户的。”爷爷坐在小板凳上，拿起一个穆桂英的皮影，手指一动，皮影就舞起了枪，“现在没人看了，年轻人都爱看手机。”

那天下午，爷爷给方小豆讲了好多关于皮影戏的故事。说以前每到过年过节，村里就请戏班子，大人小孩搬着板凳来看，热闹得很。说他年轻时为了学皮影，翻山越岭去拜师。说这皮影都是他自己刻的，一个人物要刻上千刀。

方小豆听得入了迷。他拿起一个孙悟空的皮影，学着爷爷的样子摆弄，可怎么都不听使唤。爷爷笑着握住他的手，教他怎么捻杆，怎么让人物走路、打架。

傍晚，村主任来敲门，说晚上村里的纳凉晚会，本来请了隔壁村的皮影班子，结果人临时有事来不了，问爷爷能不能顶上。

“我这都多少年没演了……”爷爷犹豫着。

“爷爷你演吧！”方小豆比爷爷还积极。

爷爷看着孙子亮晶晶的眼睛，笑着点了点头。

晚饭过后，村委会的小广场上早就支起了白布棚，挂上了灯。村里的老人小孩搬着板凳围过来，叽叽喳喳地。爷爷在后台忙着调试皮影，方小豆蹲在旁边打下手，递个工具，整理一下皮影像。

锣鼓响起来，皮影戏开场了。演的是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，爷爷一个人又唱又念，手里的皮影上下翻飞。白

布上，孙悟空火眼金睛，金箍棒舞得虎虎生风；白骨精变来变去，诡计多端。台下的小朋友看得目不转睛，时而叫好，时而叹气。

一出戏演完，台下掌声雷动。小朋友们围到后台来，挤着要看皮影。方小豆把孙悟空的皮影拿给他们看，教他们怎么玩。

散场后，爷孙俩收拾东西往家走。月光洒在乡间小路上，虫鸣声此起彼伏。

“爷爷，你演得真好！”方小豆由衷地说，“比动画片还好看。”

爷爷笑了：“你要是喜欢，以后我慢慢教你。咱商州皮影可是非遗，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，不能丢了。”

那天晚上，方小豆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他想起高铁上老奶奶的话，想起丹江水，想起皮影戏，想起村里的小伙伴去丹江边摸鱼虾，在核桃树下捉迷藏；晚上就缠着爷爷教他刻皮影、唱皮影戏。他的皮肤晒黑了，笑容却多了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方小豆像变了个人。每天早上跟着爷爷去赶集，吃刚出锅的水煎包，喝红豆糊汤；白天和村里的小伙伴去丹江边摸鱼虾，在核桃树下捉迷藏；晚上就缠着爷爷教他刻皮影、唱皮影戏。他的皮肤晒黑了，笑容却多了。

他还跟着爷爷去了城里的秦岭博物馆，看了几千年前的人头壳，看了恐龙化石，知道了仓颉造字的传说。站在金凤山顶往下看，整座商州城尽收眼底，丹江穿城而过，青山环绕，蓝天白云，美得像画一样。

半个月转眼就过去了。妈妈来接方小豆那天，他正蹲在院子里，跟着爷爷学刻小兔子的皮影。

坐上高铁，方小豆趴在车窗边，看着商州的山山水水渐渐远去。

“妈，寒假我还回来。”他忽然说。

“爷爷说寒假要教我演《闹花灯》，还要带我去看捏面花，赶庙会。还有，我答应村里的小伙伴，要教他们玩游戏呢。”

妈妈笑了：“好啊，反正高铁方便，二十多分钟就到了。”

复兴号飞驰在秦岭山间，阳光透过车窗洒在方小豆的脸上。列车呼啸着向前方驶去，下一次相聚，已经在不远处等着他了。

诗心即初心

崔文

20世纪90年代末，我在柏峪寺中学读初二。齐宏老师是校语文教研组组长，虽不教我们这一级，但每逢学校组织征文、组稿、改稿、选稿，都由他一手经办。

那天课间，他托同学叫我到办公室。桌角放着一沓稿纸，最上面那页，是我为《语文报》征文写的诗歌《望月》。他抬头看我一眼——微眯着眼，像在辨认什么。“是你写的？”我点头。他低头又看一遍，指着一处：“月亮像一枚褪色的邮票，能不能改成‘月亮是天空遗忘的一枚旧邮票’？更有味道。”我站在那里，没说话。他笑了笑：“立意不错。照我说的改好拿来，我帮你投寄。”

三个月后，获奖证书到了，附着一套书。他把证书递给我，书却留下，说借他翻两天。次日还回来时，书页间夹了张纸条。他说：“报社发的是奖，书给的是路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套书是他自费买来送我的——怕我当作奖品随手一放，便不读了。

升上初三，齐老师做了我们的语文老师。他板书好，字瘦而稳，一笔一画都收在该收的地方。晚自习后教室空了，我常在黑板上临他的字，一笔一笔地描，总差些意思。一次，他推门进来取落下的教案，在我身后站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先写稳，再写好看。”语气很轻，像在说一件极小的事。多年后我才明白，他说是写字，又不只是写字。

第一学期，他用了好几堂课讲汉字、音节、语法，主谓宾、定状补，一条一条写在黑板上。我那时爱写东西，喜欢生造词，觉得规矩捆手脚。有篇作文里写了“月瘦如眉”，他叫我去办公室，翻开一本词典，让我查“瘦”和“眉”。“月瘦如眉，瘦在哪儿？眉又瘦在哪儿？”我答不上。他合上书：“不急。”那两个字，后来他再没提过，我却记了一辈子。像他改过的那枚“旧邮票”，贴在我三十多年的岁月里，从未寄出，也未曾褪色。

大学毕业，回来我才知道，齐老师一直坚持写诗。在柏峪寺中学、庙坪中学那十几年，夜里忙完教务，他常在灯下写几行。有人问起缘由，他说：“当老师的，自己不敢畏文字，怎么教学生？”多年后我回想这句话，觉得他教的远不止语文。他是在用一个写作者的方式，告诉另一个想写作的孩子，这条路值得认真走下去。

后来，我离开洛南。齐老师从庙坪中学调至县教师发展中心。县委抽调他参与巡察，主要承担巡察报告的撰写工作。听县上的同行讲，他查台账、阅材料，看问题很具体很深入，一份报告反复打磨，无论是问题线索还是遣词造句，都务求精准。有年轻人劝他不必太细，他笑笑：“写东西的人，用词一定要精准。”九年来，他主笔的巡察报告从没出过一处分歧。我想起他说过的那句“先写稳”——原来他这一生，无论为学、处事还是做人，都在践行那三个字。

2013年初，我借调到县委办跟班学习，恰逢诗人远洲老师来洛南，刘剑锋主席约了县上几位文学爱好者，齐老师也在场。我们在南门口的烤饺店聊读书、聊诗歌、聊人生，直到深夜。那晚回家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索性爬起来写了篇散文发在博客上，后来被《商洛公安》转载。偶尔翻出来看，那夜的灯火还在，那些话也还在。

我离开洛南已十三年。齐老师的诗常发表在《北京诗人》《星火》《散文诗》等报刊上，每读到一首，都觉得有余味。前几天下午，他从县作家协会加我微信，聊了许久。临了，他说：“我最欣赏的是你的写作语言。”

屏幕这头，我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。三十多年前，他教我改月亮那句，教我查“瘦”和“眉”。那时他不会想到，那个在黑板上偷偷临字的少年，日后会真的以文字为业。我也不会想到，三十多年后，他会说，他欣赏我的写作语言。

窗外的月亮又升起来了，像一枚旧邮票，盖着三十年光阴的邮戳。他这一生，像一首写了许多年的诗，每个字都经过推敲，每一行都稳扎稳打。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句子，被他改过音节，校过语法，然后轻轻放回原处。能被这样的老师修改过，是一个句子最好的运气。而我这一生要做的，不过是从他那里接过来，再一句一句传下去。

灯下漫笔



商洛山

(总第2921期)

刊头摄影 商山行者

题图摄影 石祥民

小城仲夏，天空沉着团团乌云。忽而，风絮漫卷，缕缕微尘被扬起，接着抛向匆匆行人和疾驰车辆。

周大民的快速驿站，物件堆叠如山，腾不出搁脚地儿。他无暇顾及忽变的天气，正弓腰麻利地贴单，分货，码架。包裹太多了，大半天了，杯中泡的枸杞花茶还一口未喝。

这时，桌角的手机不合时宜地震响起来，细碎的嗡鸣声搅得人心尖发乱。

“真是忙中添乱！”周大民嘀咕。他顺手滑开屏幕，原来是给散户上门送件的雇员小林。

“周哥，不好了……我……我撞了人，对方伤得很重，动弹不了。”小林似乎咬着舌，头，结结巴巴地说不出一句完整话。

周大民手一抖，差点儿把手机摔出去。他盘下这个网点不过三个月，才刚有起色，却遭遇晴天霹雳。想是这么想，但话不能这么说：“慌啥？打120！我就到！”

周大民攥下手中活计，边套背心边往外跑，嘴里不停念着“阿弥陀佛”。

“我右转，没注意直行人，‘咣当’一声，她连人带车飞摔出去……”医院走廊里，小林颤声诉说着事故经过。

经住院治疗，被撞的李女士腰椎骨折，左手和臀部多处软组织挫伤，系十级伤残，各项损失核定25万元。另一头，交警部门认定书下来，三轮车驾驶人，也就是肇事者小林，负全责。

周大民心里潮潮的，像浸了水，又像挂着个刺窝。他和小林东奔西跑，东拼西凑，垫付了几万块医药费。可这么大的窟窿，怎么补得住？李女士家属找上门，周大民焦头烂额，硬着头皮寻快递公司，对方拿出签订的《区域承包合同》，“自负盈亏、自担风险”的条款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。

周大民听说快递公司给车辆统一买了保险。又和李女士亲属去找保险公司，对方却一口回绝。几方协商未果，李女士一纸诉状诉至法院。

这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，很快分由法官郑为民承办。

“郑法官，您得给我做主啊！”李女士腰部打了固定架，取出厚厚一沓医药费、护理费单据，想到无法工作，没了收入，加之一次次索赔，一次次碰壁，委屈和无助几乎要将她压垮。

郑为民没半分耽搁，立即传唤周大民和小林。

“郑法官，我们非常自责，如今实在没能力了……网点我刚盘下，小林每日风吹雨淋，挣的都是血汗钱。哪怕再干几年十几年，也不见得够啊！”周大民头一歪，额顶拧了个大大的愁字。

“这样的不幸，我们很同情，但根据合同，公司没法赔。”“涉事车辆未在我公司投保。”快递公司、保险公司各有说辞。

小林赔不起，老周扛不下，快递公司“甩锅”，保险公司拒赔。

“这几年，随着网络购物持续走热，城市快递行业不规范问题和法律风险也逐渐暴露。”团队分析会上，郑为民一语点出，这起事故，绝非个案。

“就得办理一案、教育一片！”郑为民决定把法庭放在涉事快递公司，巡回审判，让辖区从业者旁听！

当天，会议室人坐得满满当当。

“法官，我方与周大民签订的合同，约定自负盈亏！”辩论阶段，快递公司代理人再三强调。

“周大民，你是否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？”郑为民端坐审判席，神情沉稳。

“没……没有……”

“如此，根据我国邮政法规定，经营快递业务须取得许可，未经许可，任何个人不得从事该行业。换句话说，被告快递公司明知周大民无资质，仍将业务外包，系无效行为。双方签订的合同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。”

“就算合同无效，小林是周大民私雇人员，与公司不存在劳动或雇佣关系，责任也不该我们担！”听罢，快递公司代理人神情中透出一丝慌乱。

“是吗？”郑为民盯着小林，示意他说明情况。

“事发时，我穿着公司统一配发的工服，使用公司的车辆、派送系统，以公司名义派送快件。”

郑为民转向快递公司代理人：“这是典型的职务行为。依据法律，员工在履职中造成他人损害的，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。”一番话，法理清晰，是非分明，法庭鸦雀无声，旁听人员几乎屏住了呼吸。

“那……该由保险公司承担。”

“肇事电动三轮车车架号、电机号信息，保险公司一概查不到，说明你们未购买保险。”

……

“判决由被告快递公司赔偿原告李女士医疗费、误工费、残疾赔偿金等损失25万元……”法槌落下，清脆的声响在会议室回荡。

自知理亏的快递公司代理人表示服判息诉。周大民紧绷的神经放松了，小林眼角噙着泪花。李女士的医药费有了着落！

我的妹妹

李懿辰

我家有个刚满八个月的小宝贝，她就是我的妹妹。她的脸蛋软乎乎的，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好似两颗黑葡萄，眼里满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。最让人忍不住想摸一摸的，是她那肉嘟嘟的小手，软乎乎的，就像一团甜甜的棉花糖。

妹妹最常做的事就是“吃”。她的小嘴巴总是动个不停，不是含着奶嘴吮吸，就是啃着自己的小拳头。有时候我拿玩具递给她，她一把抓过来就往嘴巴里塞。尝着没什么味道，就随手扔到地上，又伸手去够别的玩具。抓到新玩具，第一反应还是往嘴里送，真是个小吃货。

她还特别爱哭。别看她这么小个人儿，只要不合她心意，她就会委屈地哭闹。每次睡醒，如果身边没有人陪着，她就哇哇大哭，直到有人过来抱起她，抱得不舒服她也会哭。大人们抱累了，把她轻轻放到小床上，屁股刚碰到底面，她立刻就哭起来。看着她泪汪汪的大眼睛，我一边忍不住想笑话她，一边又想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安慰她。

妹妹十分黏我。每当我要出门时，她就从妈妈怀里探出头，小手在空中挥舞，好像在跟我挥手道别。我抱抱她，她就伸出小胳膊搂住我的脖子，小脑袋蹭着我的脸颊，嘴里“唧唧呀呀”地叫着，仿佛在说：“哥哥别走。”回到家，我刚推开门，就看见她坐在爬行垫上，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我，高高举起双手，盼着我过去抱她。我马上把她抱进怀里，她用小手揪揪我的耳朵，把小脸紧紧贴在我的脸上。看着她这般依赖我的模样，我心里暖暖的，觉得自己就是她最信任的人。

这就是我的妹妹，一个爱吃、爱哭又黏人的小宝贝。她的到来，给家里带来了数不清的欢声笑语，也让我体会到了当哥哥的责任与幸福。我会好好守护她，陪她慢慢长大。（作者是商州区第二小学五年级四班学生）

